

康家村记事

高晖 著

辽海出版社

康家村纪事

——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

高 晖 著

送老师指正

学生：高晖

2010.04.14

沈阳

辽海出版社

© 高 晖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家村纪事/高晖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451 - 0877 - 4

I. 康... II. 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959 号

责任编辑: 徐桂秋
特约编辑: 郭长宇
封面设计: 高 晖
装帧策划: 迟 格
责任校对: 薄 洁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460

E-mail: dszbs@ mail. lhph. com. cn

http: //www. lhph. com. cn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2

出版时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康家村纪事》结构或目录

片段1或序言/康家村的天空/001

正文一/重返童年/008

片段2/溺水/041

片段3/1980年的康家村/045

正文二/此文献给小学同学五芹/048

片段4/秋天/060

正文三/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062

片段5/尿炕/072

正文四/高中女生刘菲之死/076

片段6/康家村阅读/097

正文五/杀人犯吴玉刚印象记/109

片段7或后记/《康家村纪事》的作者时态/136

正文六/离乡/151

康家村纪事

片段8或附录/关于《康家村纪事》的访谈/166

文本导读1/《康家村纪事》：对作家及其作品概念的一次重要订正/郭长虹/181

文本导读2/诗意和现实：另一种底层小说/张清芳/187

文本导读3/一位少年和他的村庄的心灵纪事/孙晓东/192

文本导读4/康家村的传说意义——对文本《康家村纪事》的考古学研究/曲风/198

文本导读5/逆向生长——读高晖的《康家村纪事》/韩春燕/210

片段1或序言

康家村的天空

那是20多年前的一天晚上，秋天的晚上。那时我所在的组织是村庄（小队），现在这种称呼和场所被“井田制”瓦解了，村里孩子们只能在大街上孤孤单单地遛弯儿。每次回老家时，在傍晚，我摸黑走在乡道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做孩子时，队部后院在秋天有大草垛。稻草集中起来喂牛，喂马，喂驴。现在孩子们见不到大草垛了。利用大草垛当阵地是我们当时集体智慧的结晶。

利用大草垛当阵地是我们当时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晚上也是这样。晚饭的粗食把小肚子塞得满满的，大家统一来到草垛底下，分成两组“抓特务”。其实“秋高气爽”只能是那时秋季的专有名词，现在不一样了。当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最好的省份是辽宁，

康家村记事

辽宁最好的县是昌图，昌图最好的村子是康家村。我就住在这儿。我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康家村注定是地球的中心。我的伙伴儿们大都同意这个看法，只是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来表达。

那个晚上，月亮和星星特别显著，让人过目不忘，当时没时间留意稻草和月色并不妨碍我牢牢地记住它20多年。大家玩儿累了，都躺在草垛顶上。一个孩子故意滑下去，另一个也滑下去，10多个孩子在几分钟内都滑下去。垛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听他们落下时的嬉笑声。整个草垛至少有三层楼那么高。尽管能感受到滑下去的过程是舒服的，但我没滑下去，不故意是滑不下去的，比如说首先你得滚动一下，两脚分开，再慢慢地往下蹭……

一想到他们等一会儿又要吃力地爬上来，我就躺着等他们，这样就获得了躺在草垛上看天的机会。那时候，我也不常看天。当我把目光集中在天上时，就听不到伙伴儿们的声音了。突然，心里发慌，这天怎么越看越不像天，深蓝深蓝的上面有光亮闪闪，那星星和月亮第一次在我的眼睛里这么真切又这么高远。这时，有风吹过，我的心像我的脸一样凉爽。这种幽深静谧的感觉注入我童年的心里，这感觉就来自于那漫无边际的天空。在震撼我心灵的部分感觉中，“大”这一概念的觉醒无疑产生了强劲的推动作用。我有理由这样回忆，无限的感觉第一次浸入我的内心，摧毁了许多顽固的东西——那些有限的感受。

面对这样的夜空，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眼

我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康家村注定是地球的中心。

一想到他们等一会儿又要吃力地爬上来，我就躺着等他们，这样就获得了躺在草垛上看天的机会。

睛瞪得大大的，耳朵里消失了伙伴儿们的说话，这种难以诉说的氛围笼罩着我细嫩的心。星星和月亮越看越远，使我有理由完全相信姥姥的话：“那天上有人！”如果天上真的有人，他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他们知道（能看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可怎么办？在伙伴儿们爬上来呼喊我名字的瞬间，我险些滑下去。这时，我更加恐惧。我想，既然地以上有那么高的天，地以下也一定有很深很深的地方，如果没有地来擎一下，我说不准会落在什么地方……我抓紧稻草，呼喊我的伙伴儿们来救我。等我气喘吁吁地坐在草垛之上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我对伙伴儿们说：“不玩儿了，我想回家！”

我抓紧稻草，呼喊我的伙伴儿们来救我。等我气喘吁吁地坐在草垛之上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有些害怕这茫茫的黑夜，几乎用全部心思担心，天上的人会突然落下来挡住我的去路。在成年之后许多次回老家，晚上我都会沿着当年这条乡路散步，时常能碰到孤身一人行走的孩子。我沉浸在茫茫夜色里，已经不单是想起那个秋天的晚上，更多的时候是想着那些独自行走的孩子。通常，都会望着那孩子的背影，直到消失为止。他不会从大草垛上回来，这时已经没有那样大的草垛了，也许他会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自从那个秋天的晚上，我时常会在夜里想到人的渺小和可怜，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尽管当时我还不具备发问的能力，但确实感受到了人的孤独和无助，这其中包含着“我来干什么？”这一问句。

在成年之后许多次回老家，晚上我都会沿着当年这条乡路散步，时常能碰到孤身一人行走的孩子。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某一个时期集中一整块时间看

董家村记事

天。我集中看天的时候是在少年。那时候，我读初中，中学离我的村子有18华里，据说，这段距离是由那位驼背的邮递员测出来的。他测量的办法比较笨拙，在自行车的挡泥板上放个小铃铛，车圈每转一圈儿，就响一下，他骑在车子上，手里捏了一大截扒光了皮儿的高粱秆儿，每响一下，他就用大拇指甲在上面勒一下印儿，最后到我们村子东头的老榆树下，拿出满兜儿被他勒了印的高粱秆儿进行一系列的四则混合运算。我无意中听大人们说出这种测量办法，当时心情不好，我后来知道，那是由于体会了距离概念而产生的绝望。

那时，我只去过两次县城，离我们村子70华里，坐马车去的，夏天早晨4点钟出发，12点到达。可惜的是，我都是一上车就睡着了，下车的时候正好醒来，这样就失去了体会路程的机会。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有边儿有沿儿，而地球周围的天空是没边儿没沿儿的。

我们骑自行车上学，早晨上学时带饭盒，下午放学一般就没事儿干了。我不愿意一放学就回家，特别是除了冬季以外的其它季节。上学的路，都是极普通的乡路，下雨的时候在泥泞中推自行车是让人闹心的事情，你推几步远就得蹲下，用树枝抠车圈上的泥巴，而且有时光抠是不顶事的，车子也要骑你的。整个初中生活显然是不下雨的日子更多一些。在那些阳光正常的日子里，回家的路就变得漫长一些，走一会儿玩一会儿是少年人走路的方式。整个乡路两边是树，高高瘦瘦的钻天杨，平平荡荡的路面，这在北方是常常出现的。一般来说，大家玩儿的时候对突出的地势特别敏

我无意中听大人们说出这种测量办法，当时心情不好，我后来知道，那是由于体会了距离概念而产生的绝望。

在那些阳光正常的日子里，回家的路就变得漫长一些，走一会儿玩一会儿是少年人走路的方式。

当我第一次登上那台子的时候已经掌握了一些历史知识，这样，我有理由期待登上台子的瞬间会产生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

感，好在整段路中间有座烽火台，那座废弃的台是毫无疑问的古迹。当我第一次登上那台子的时候已经掌握了一些历史知识，这样，我有理由期待登上台子的瞬间会产生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然而，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固执地认为自己和古人的距离近了一些。那时，这类东西还不能影响我的心情，毕竟还是个孩子。接下来的情形就是常常在回家的路上把车子放在路边，一溜烟儿跑上去，跑到顶上，仍然挺开心的。我想，那是由于少年人占领制高点带来的快感，和时间及空间没什么联系。

我想，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孩子像我一样在这同样的时刻看着那半个火球以及火球身上的线。

直到后来有一天，那是个初春的黄昏，站在上面时恰好太阳要落到另外一边去，太阳被远方的一条线分割成半圆，红红的半圆被我看在眼里，没有一点遮拦，世界里的光线第一次让我感到温顺或者说当时我确实考虑了光线温顺和不温顺的差别。我知道，那条线就是地平线，就认为那是天地的边界，太阳就在那里出来或进去，那是幕前和幕后的分别。我想，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孩子像我一样在这同样的时刻看着那半个火球以及火球身上的线。我有点害怕。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害怕没有声音的世界，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我努力倾听太阳接触边界的刹那与那条清澈的界线之间的摩擦声，我认为应该有那样的一种声音。实际上，我没有听见任何一种声音，那条边线这边有人的烟火，那边是什么实在是看不见了。在那样的时刻，我生出了一种明确的渴望，我想凑到那条线的近旁看个究竟，至于在什么时候，那肯定是等我长到和我的几何学老师一样大的时候。我

康家村纪事

想知道，我想知道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且，那里会和我有关系。人在那个年龄时常会发现自己特别急迫地想知道一些不知道的东西，但时间一长，有些想法自然也就淡化一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想法会幸运地留下来，这个想法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5年夏天，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最高的地方——千山。我登上的那个地方不是千山中的最高峰，原因是我弄不清哪个山峰更高些，我不问，也没人主动告诉我。登上那峰，下边都是有高有矮的另外的山峰，看不到宽阔的土地以及那条神秘的界线，这确实让人沮丧。那是我生命中一段不明不白应该更容易触景生情的时间。那一年，我18岁。站在那座山峰上，我类似庄严地想起了自己18岁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爱情、理想什么的，还没有能力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内心以及那个少年的黄昏。那时，我发现确实有一些东西离我远了一些，甚至没有了踪影，看着眼前杂乱的山顶在云雾之中朦朦胧胧的样子，我哭了，主要是悲痛这种糟糕的视野，还来不及担心自己的命运。我有理由认为，从那时开始，我的青春距离我的内心遥远起来，甚至是我的青春在行进中停顿了一下。后来，我用很长一段时间讨厌任何一座山。

1987年秋天，我和中专同学去了一趟叫塔子沟的山。来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便不想再上去了，我决定在底下给他们看衣服。我躺在那里吸烟，想着我的青春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挺入神，入神的后果是我烧着了身边的杂草，若不是我扑救及时，恐怕那座野山早就草木皆无。我用我自己的衣服扑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且，那里会和我有关系。

我登上的那个地方不是千山中的最高峰，原因是我弄不清哪个山峰更高些，我不问，也没人主动告诉我。

后来，我用很长一段时间讨厌任何一座山。

独自一人重新躺下来，闻着草木余灰浓烈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实实在在地活着，特别开心；我投入一种并不盲目的冲动中：我想就这样活下去，就这样活下去。

灭了周围的火苗。独自一人重新躺下来，闻着草木余灰浓烈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实实在在地活着，特别开心；我投入一种并不盲目的冲动中：我想就这样活下去，就这样活下去。我当时认为，自己这样想并没有什么错。又有一些东西离我远了，同时也又有一些东西离我近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我又记起了那个少年的黄昏。我想感谢那块荒墟的土地，它支持我仰下来，这是一种可以看见天的姿态。

我知道，自己是个拿少年当一生的人，天空、土地，还有我的村庄，都已经浸润在心底，随时都会出现……

重返童年

我对季节的转换及其界限的反应向来有些迟钝——特别是在秋冬之交：常常是冻得发抖时，才想起穿上棉衣，而别人已经穿了很久。今年冬天，对我来说，跟以往的任何冬天都有所不同。这个冬天，莫名其妙地变得敏感和暧昧。我的心情，也和这个冬天的气候有些接近。虽然这个奇特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我想，这个冬天肯定也会像自己30岁的生命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当然，也包括相应的寒冷和温暖，干燥与湿润。我将在这个冬天，接近自己生命30岁的界限。但愿，这个奇特的冬天，能满足我比较暧昧的想象，变得美丽而纯粹。

虽然这个奇特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我想，这个冬天肯定也会像自己30岁的生命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当再一次写下“重返童年”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

“重返童年”的同时，也在重返这篇文章本身。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那时，还是深秋，我曾经完成过它，使它以固体状态存在着，存在电脑里。然而，再找，就不见了。我曾反复回忆那些干巴巴的WPS指令，可就是无济于事。用电脑写作的朋友，差不多都体会过这种被现代科技放大了若干倍的沮丧和无奈。丢失的文章永远是最好的，它本来就以液体或气体状态存在着，现在，又回到了液体或气体状态。曾经等待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文章，像一滴水那样，又消失在某种场物质里，也许是命中注定。

然而，再找，就不见了。我曾反复回忆那些干巴巴的WPS指令，可就是无济于事。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能背诵出自己的所有作品，我表示羡慕。我没有这个天分，只能记住一点点。回忆一篇散文，就好像是回忆有关初恋的细节，因为当时过于投入，而忘记了一些本来应该记住的东西。现在的情况是，我只好继续等待和寻找它。这相当于重新开始。

我没有这个天分，只能记住一点点。

那么庄重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种时刻，在我的生活中并不多见。1993年7月24日15时，就是这样的时刻：脚下是一地的烟头儿，长短不一，都没有抽到该抽到的位置。我一手捏着烟，一手捏着笔，还有当天的那页日历，等待着记录当时与这个人有关的一些情况。比如时间、地点、天气、目击者、他的神态、体重、身高……焦急、庄重、陌生，牙根发痒，似乎想……想撒泡尿。儿子早就以某种形态存在着，或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流浪，我正等着他回家：儿子辛苦了！16时6分，儿子回来了——这家伙的头太大，只好另修一扇门让他挤过来。他见到我时的眼神，成熟得让我感到不

比如时间、地点、天气、目击者、他的神态、体重、身高……焦急、庄重、陌生、牙根发痒，似乎想……想撒泡尿。

康家村纪事

安，他似乎看穿了我——在他不在家时所有的善良和罪恶。

“我的儿子”肯定是当时我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第一句，或者是最后一句话。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的孤独和自卑会更加具体。在他出现的一刹那，我似乎升腾了起来。他回家了。我也该回一次家了。我不晓得，我们的家园是否同一。不过，他肯定是我身边唯一的，真正忘记目的，或者干脆就不在乎什么目的的人。他在若干年里还会启示我，忘记目的而记住全部过程的意义。在若干年后，我也许能教会他，在这个世界里，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我们会在相互映照中，走向原来。他也会像我一样，有了目的，再学会忘记。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开始走在回家的路上。1993年的夏天，我和儿子一起上路，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们会相互模仿着对方走路的样子。

人的精神就像一束光，射在某种东西上就会反射回来，那个东西也许就叫做目的。可能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那束光穿透了那东西一直向前走，没有了归宿。我曾在《静夜笔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家就是自己；后来，我以为家就是家乡；现在，我以为家还是自己。现在想来，这段话仍然是有些道理的——第一句的“自己”和第三句的“自己”具有不同的含义。同时，也包括一段漫长的路线。这种感受让我踏实了一些。我的精神家园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它就在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童年、少年的生命里。现在，我必须引用《圣经》里的一段话，尽管我对这段话的意义至今仍然模糊。然而，我抵御不住这段话本身的

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的孤独和自卑会更加具体。

在若干年后，我也许能教会他，在这个世界里，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我曾在《静夜笔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我以为家就是自己；后来，我以为家就是家乡；现在，我以为家还是自己。

诱惑。

雅各说：“耶和華，我祖亞伯拉罕的神，我父親以撒的神啊，你曾對我說，回到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

（《創世紀》第三十二章第九至十二節）

现在，终于有了一些关于《重返童年》的记忆。似乎，我曾写过一些关于家乡河的文字。家乡原本有条河，名字也很美丽，让人一下子就想到水的宽广豪迈，汹涌澎湃之类激动人心的场景。河的名字叫辽河。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自从我生下来，这条河就很少有水，常常只是空荡荡的淡黄色的河床。那黄色让人感到饥饿和恐慌。据说，在我出生的6年前，还发过一次大水，水特大，几乎淹没了我的若干个长辈的脖子。这条河，在那个不大对劲儿的岁月里，展示一下自己原来的性格，不至于老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结果是，老人们对它充满敬畏，孩子们仍然是不知河曾有过的深浅。现在不同了——其实，现在和过去也没有不同，现在的故事和过去的故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大体上是互相重复。或者，干脆点儿说——就是现在的故事，是向过去的故事抄袭来的。我全部的童年精神生活，都被笼罩在过去的故事里，我感到踏实。只不过，现在辽河里没了水；现在的故事，也比过去的故事要干枯许多。当然，到了雨季，辽河光

那黄色让人感到饥饿和恐慌。据说，在我出生的6年前，还发过一次大水，水特大，几乎淹没了我的若干个长辈的脖子。

桑家村记事

秃秃的河床及其周围也会湿润一些。从前，这条河的各条细小支流，将岸边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子。泡子里自然有些积水，长些杂草。你若光了脚走上去，会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后来，有人提醒我，这声音与某种神秘的声音大体上相似。总之，是更接近生命的声音。

在13岁的某一天，我攀上村子里的那棵百年老榆树，开始在高一些的地方端详着我的村庄。在这没边儿没沿儿的大甸子上——大大小小的水泡子有点像老母牛的生殖器。当时，感到一阵要死要活的昏眩，仿佛听见自己光脚走在大甸子上发出来的声音——咕唧咕唧咕唧……当我长大的时候，耳朵眼儿里经常响起这种声音，当然总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在一次叙述中，我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里，似乎是由一个人、一种声音和一个感觉构成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姥姥；这个声音和感觉，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大甸子上的声音和感觉。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家乡的所有故事，都与这条名不副实的大河有关，特别是与这河周围的大甸子，还有踩在大甸子上发出的声音有关——咕唧咕唧咕唧咕唧……

我认为，伴随着每一个有限的知觉，都有一个关于无限的知觉。如果说“知觉”这个字眼儿显得过于强烈，我们不妨说，都有一个关于无限的情感或预觉：从第一次触、听或视的行为伊始，我们就不仅同一个可见的宇宙，而且也同一个不可见的宇

总之，是更接近生命的声音。

在一次叙述中，我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里，似乎是由一个人、一种声音和一个感觉构成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姥姥，这个声音和感觉，就是我一个人走在大甸子上的声音和感觉。